

共和国将帅篇——罗瑞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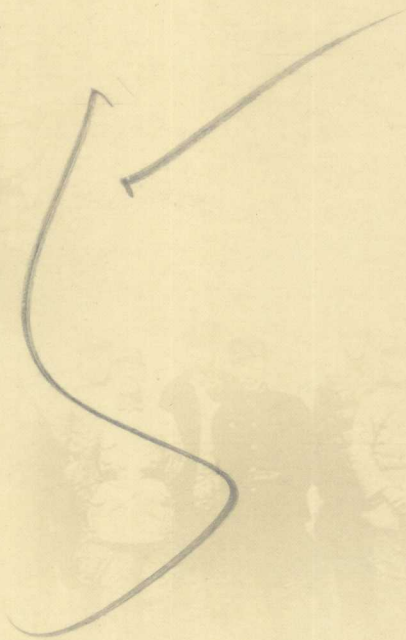
# 黄埔将帅



当代世界出版社

责任编辑：戚仁和

封面设计：李 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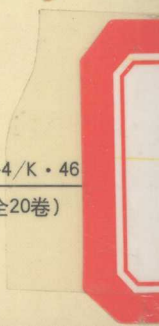
ISBN 7-80115-170-4/K·46



9 787801 151704 >

ISBN 7-80115-170-4/K·46

定价：478.00元（全20卷）



# 黄埔将帅

## 共和国将帅篇——罗瑞卿

主编 陈锡增 廖隐邨

副主编

陈锡增

许崇智

副主编

1/33

字

源中为1第

04

当代世界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埔将帅 / 陈锡增编.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1999.1

ISBN 7-80115-170-4

I. 黄… II. 陈… III. 军事人物—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IV. 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9130 号

## 黄埔将帅

共和国将帅篇——罗瑞卿

主编 陈锡增 廖隐邨

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 经销

北京市施园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8 字数: 4100 千字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ISBN 7-80115-170-4/K · 46

定价: 478.00 元

罗瑞卿，黄埔军校第六期（武汉分校）毕业生，四川省南充市人。

1906年5月31日出生。

1926年初，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7年上半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9年在闽西根据地加入红军，任红四军59团参谋长，红一军政治部主任等职。

1933年后任保卫局长，保卫党中央和毛泽东胜利长征。

1936年6月，任中国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副校长，培养大批优秀军政干部。

## 1 “假党员”

毛家湾一号，林彪居住的大院，叶群走进了那间宽大的书屋。暗红色的天鹅绒窗帘都拉着，因为凡是大院中的人都知道，“林副统帅”身体不好，怕光、怕风、怕水。

昏暗的书房，林彪瘦小的身子埋在沙发里，他正全神贯注地划着特制的长火柴，一根、二根、三根……一团团火苗照亮了他的脸，每划着一根火柴，林彪的双眼也会闪动着一团火，火柴快烧到手指，他才放入茶几上的大号烟缸中。

叶群轻手轻脚地坐下，“林总，这个罗瑞卿自打当上了参谋总长，怎么整天跟那几个军队中的‘老保’泡在一起？”

扬了扬那双短眉，林彪似乎才从火柴的亮光中回过神来。他愣愣地望着叶群，随即放下火柴，起身踱到书桌前，桌上除了一本已摊开，圈了不少红线的《毛泽东选集》和一枝红蓝铅笔外，还有一盘红枣。盘下压着一张纸条，“早晨服红枣二枚好”，这是他自己的笔迹。

两枚红枣入口，林彪似乎也来了点精神，不紧不慢地说：

“我向主席提议让他回到军队中，可他竟和那几个人搞鬼。他难道忘了，他还是个假党员呢！”

“对，上次在军委会议上，一提起林总，他就咬牙切齿，这不是明摆着要和我们过不去嘛！”叶群连声附和。

后来，罗瑞卿在“文革”中挨斗，罪状中，有一条是“混进党内的假党员”，还有一条说他竟然对林副主席“咬牙切齿”。

那么罗瑞卿究竟是不是党员，“假党员”是怎么一回事呢？

罗瑞卿 1923 年春，进了南充中学普通班。

进入南充中学后，学到很多新的知识，听到老师和同学讲的道理和时事，看到许多不常见到的书刊和报纸，生活在生动活泼的环境里，耳目为之一新。

张秀熟和袁诗尧订购了许多进步书籍、刊物和报纸，在学校办起了阅览室。罗瑞卿入学以后不久就被阅览室所吸引，每天必到阅览室去。《太平洋杂志》、《中国青年》、《向导》、《独秀文存》以及《晨报》、《申报》、《民国日报》、《川报》、《新蜀报》和南充出的《民治》三日刊……每次一到，罗瑞卿便从头至尾细细地阅读，打开随身携带的本子，边看边摘记，十分地认真、仔细。人进人出，人说人笑，似乎他都毫不知觉。他以强烈的求知欲望努力地读，认真地思索，恨不能把所读到的知识全部都装进自己的脑海里。

袁诗尧和李鸣柯两位老师也常常在阅览室里，他们渐渐对这个高个子，瘦削脸的青年专心致意，勤于思索的读书精神产生了好感。渐渐地，他们与他接近了起来。一次他们又一同在阅览室留到最后，在离去的路上，两位老师邀他去坐坐。袁诗尧老师问他：

“你为啥这样用心地阅读那些书报？”

罗瑞卿微笑了一下，诚恳地说：

“近一二年来，我常在思考，我们中国本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国家。可现在，河山破碎，民生凋敝。列强国家，尤其是日本，野心尤大，蚕食鲸吞，势非霸占整个中国不可。形势之危，已达极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是一个中国青年，面对国家的危亡，怎么能无动于衷呢？但又不知如何才能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我曾请教过一些老师，有的说科学救国，有的说教育救国，有的说实业救国……莫衷一是。所以，我……”

袁诗尧老师望着他炯炯的目光，听着他忧国忧民动情的话语，频频点着头。

一直在翻阅罗瑞卿笔记本的李鸣柯老师，指着上面摘记的文字说：

“你摘记得好哟！你看这段‘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陈独秀：《敬告青年》）’

“还有这段：‘青年循蹈于此，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乘风破浪，迢迢乎远矣……’（李大钊：《青春》）”

“是啊！青春是无比美好的！”袁诗尧老师说：“古谚云：‘百金买骏马，千金买美人，万金买爵禄，何处买青春？’当此国难之际，我们青年人任重而道远啊！青年人就应当有志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那么，”罗瑞卿向着两位老师问：“现在，我们该走什么样的路，才能救国救民呢？”

“这是我们都在探求的事情。”袁诗尧老师说：“我们，还有许多的老师、同学都在探求。我想，在当前来说，首先要多读些书刊，尤

其是北京的书刊。多读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章，提高我们的辨认能力。同时，要经常地看报纸，了解形势的动向，开阔我们的眼界。渐渐的，心会明眼会亮，我们终会找到前进的方向。”

“说到看报，”李鸣柯老师问：“你喜欢看哪些报纸呢？”

“开始，凡是能见到的报纸，我都要看。”罗瑞卿回答：“可是比较起来，我更喜欢看重庆的《新蜀报》和上海的《民国日报》，这两家报纸报道俄国革命后情况，改组后的国民党情况，广州革命政府的情况以及讲述新三民主义的内容，比其他的报纸要多、要详细些。这也正是我极想知道的事情。特别是《新蜀报》的主笔肖楚女写的文章和社论，说理深刻，分析问题精当，文笔流畅，感情充沛，很能抓住人的思想。无论多么忙，每天我一定要挤出时间来细读的。”

“那么，读肖楚女的文章，你明白了些什么道理了呢？”

“有一点，我比以往要清楚了些，那就是要团结全国广大劳苦大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国就能转弱为强。这是我觉得比读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要明确的一点。邹容和陈天华著的书固然使人明了许多的道理，坚定了革命的信心，但他们却很少提及民众的力量。四川的保路运动若不是广大的民众舍命地投入斗争，也不会获得那么大的胜利。”

“说得好！”袁诗堯老师称赞道：“罗瑞卿同学，你说得好！自古以来，没有民众就成不了任何事。今天没有民众便没有革命。然而，太平天国、义和团，动员民众范围不可谓不广泛，可为什么先后都被扑灭了昵？这个道理，你想过没有？”

“这，还没有想到过。”罗瑞卿回答。

“我们也正在思考着这个问题，我们一起来探讨吧！你的精神是可贵的，希望不断地坚持下去。要把世界的、中国的、四川的和近在眼前的南充的情况尽可能多地了解，这样，有助于探讨问题。”李鸣柯、袁诗堯两位老师把罗瑞卿送到门口，用力地握着他的手又说：“以后，我们多在一起讨论。”

夜，已经深了，罗瑞卿毫无睡意，离开了两位老师后，他信步登



上了围着校园的城墙。从城墙上举目四望，喧闹了一天的南充城，静了下来，远近点点稀疏的灯火与天上的星星交映着。月亮的淡淡清晖洒向人间，照着黑压压的南充城，照着放香的油菜花儿，照着嘉陵江上疲倦的流水，照着鹤鸣山和白塔。朦胧的月色里，什么地方，花间草丛里似有虫鸣？啊！惊蛰的节气已过，是万物复苏的时候了。

阵阵微风吹拂着他的面颊，撩动着他的衣衫。他用力地伸展四肢，任春风吹拂他的身躯，拨动他的心弦，他大口地吞吸着带着香味的清凉的空气，饱尝着惠风的馈赠。春，是多么的美好啊！他不由默诵起李大钊的话：

“春日载阳，东风解冻，远从瀛岛，反顾祖邦，肃杀郁塞之象，一变而为清和明媚之象矣；冰雪沍寒之天，一幻而为百卉昭苏之天矣……嗟吾青年可爱之学子乎，彼美之青春，念子之任重而道远也，子之内美而修能也，怜子之劳，爱子之才也，故而经年一度，展其怡和之颜，钱子于长征迈往之途冀有以慰子之心也。纵子为尽瘁于子之高尚之理想，圣神之使命，远大之事业，艰巨之责任，而夙兴夜寝，不遑启处，亦当于千忙万迫之中，偷隙一盼，雯颜相向，领彼恋子之殷情，赠子之昭华，俾以青年纯洁之躬，饫尝青春之甘美，浹浴青春之恩泽，永继青春之生涯……”。

和两位老师的长谈，使他异常的兴奋、激动。这样的老师，这样的恳谈，使他感到象在亲密的兄长面前一样，没有拘束，没有慌乱，他感到在自己向前走的路上，有这样的良师益友，有这样志同道合的同志，是多么的幸福啊！

罗瑞卿停下脚步，在身边的城堞上坐了下来，遥望着茫茫夜雾中的嘉陵江，顺着它漫漫的水流将视线移向了远方。

四川，苦难中国里的一个苦难地方，硝烟弥漫，战火纷飞。大大小小的军阀竞相据地称雄，扩兵争霸，争斗激烈，征战频繁。什么武备系、速成系、保定系和军官系的勾心斗角，尔沉我浮，酿就的四川战火连年，民不聊生。而川军的一、二军的厮杀给四川造成的灾难尤其惨重。直系军阀吴佩孚侵川，更加残酷地蹂躏了四川的山河。“市、

乡、区所有粮食，悉被搜尽。”“粮已征至十五年而外，而半月内之一千、三千、二万、三万军饷、匪饷时时估筹……”“辗转催索，昼夜叩门，人民被逼以至服毒自缢……”而兵匪的兽行，更是令人目眦发指，平民百姓怎能生活下去？

罗瑞卿深深地叹了口气，似是要把淤积在胸中的悲怨都吐出去。风凉了，夜静了，从城墙上可以听到嘉陵江的叹息。苦难的中国，苦难的四川，苦难的嘉陵江啊！

他站起身来，抚摸着嘉陵古城。这树起自治之旗，幸得一时苟安的山乡小城已经进入了睡梦。

自张澜先生回到南充后，运用他的威望和影响，联合各界人士办起了地方自治。宣称既不受北洋政府的管辖，又不受南方政府的领导。熊克武兵败南逃后，剩下驻防南充的五师，倍感孤单，惶惶不可终日。师长何光烈看到南充各界齐声响应自治，感到投身自治倒是挽救自己危局的法宝，所以也表现了很大的热情。南充的地方自治有了军界的支持，凑趣成章，办得更有声色。陈书农会同五路军阀围攻南充，自治筹备会组织民团协助何光烈抵御，同仇敌忾，势不可侵。四川的军阀在张澜先生当省长时，大多职位还很低微，皆对张澜先生以晚辈自称，此时看到何光烈与张澜先生站在一起办自治，也就不战自退了。何光烈靠了南充父老，站稳了脚跟。南充也得到了一时的安定。

可是，在整个中国的动乱不安中，南充的安定能持续多久？南充的这种不触及社会制度变革的自治方法是不是行得通呢？社会制度又该怎样地变革呢？罗瑞卿面对着许多问题不得其解，久久徘徊着。

在和袁诗堯、李鸣柯两位老师谈话后，罗瑞卿更加努力地钻研社会问题，更加勤奋地读书看报。在阅览室里，他结识了进修班的冯开琮。进修班与普通班只有一墙之隔，冯开琮也是每天必到阅览室里去。两个人渐渐地友好起来，在谈吐中，志趣相投。听了罗瑞卿的见解和疑问，冯开琮把自己收藏的吴玉章1922年在南充中学举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讲座”时的讲稿《现代政治思潮评介》，借给了罗

瑞卿。罗瑞卿把这很长的油印本细细地抄录了下来。吴玉章的讲稿，使他对现代的几种政治思潮和社会制度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和俄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罗瑞卿在反复地阅读了这个讲稿后，兴奋地对冯开琮说：

“谢谢你借给我这本讲稿。我读了以后，感到眼前亮堂了。马克思主义是国际政治发展的主流，中国是不是也不例外呢！吴先生讲得真使人信服。”

冯开琮应罗瑞卿之托，又给他转借了旅欧勤工俭学的同学寄回来的《赤光》刊物。从这个刊物上，罗瑞卿知道了在欧洲勤工俭学的有志之士也正在为寻找挽救中国的真理而努力。他们在刊物上介绍的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学说，使罗瑞卿感到更生动、更具体。他欣喜异常地跑去向袁诗尧、李鸣柯老师激动地说：

“我又学习到了一个新的主义，可能对于挽救中国是个良方，那就是马克思主义。不知老师们觉得怎么样？”

两位老师望着罗瑞卿闪着火花的目光，都会心地笑了。

袁诗尧老师拍拍罗瑞卿的肩头，语意深沉地说：

“找到了并不一定就是懂得了，懂得了并不一定就信仰了，信仰了也并不一定能实行。究竟它能否救中国，这还要在实际中去探求。社会是复杂的，世界是复杂的，我们的头脑也必须要适应这个复杂的世界而复杂起来才行。中华民族振兴的事业绝不会一蹴而就的，道路将遥远而曲折。这些，我们都要看到。目前我们也在探求，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一定会找到明确的答案的，希望我们成为同志。”

罗瑞卿牢牢地记住了老师的话，他能体会那一字一句的份量。他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心在一起跳动。

1925年，一些进步的教师如张秀熟、袁诗尧、李鸣柯、刘世训等相继离开了南充中学，继任的教务长、南充自治筹备处主任王伯安也到刘湘那里去当了秘书长。持国家主义派和倾向这种观点的人在教务长杨俊民、训育主任盛德滋的支持下，便在学校里抬了头，共产主义和国家主义两种观点的斗争日趋尖锐。

国家主义派的头子曾琦是四川人，他的观点在四川的教育界，在大、中学校的教师和学生中，尤其是官僚、地主、豪绅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中，有着相当的影响。他们吹嘘“国家主义是救国的惟一法定”；“‘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汇集了全国最优秀的人才”；“国家主义派的《醒狮周报》是全国办得最好的报纸”。国家主义派提出“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口号，似乎和“打倒封建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是一致的，对于热爱祖国而又无深刻的分析认识能力的学生，具有欺骗性。在学校里崇拜“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读《醒狮周报》，喊“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人很是不少。

罗瑞卿和任启愤、任白戈、任依玷、张默生、王燕荪、冯开琮、杨楠、贾子群、苏俊等进步同学分析和研究了国家主义派的主张和行动。他们看到国家主义派和当时的军阀巨头孙传芳携手，吹捧吴佩孚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奔走于大大小小的军阀之间，监视、密报共产党人和倾向于共产主义的人的行动，作为求得一官半职的进阶。国家主义派反赤最力，把苏俄以至国民政府所在地的广东视为“洪水猛兽”。《醒狮周报》用僵死的文言文在知识分子中邀宠，宣扬的内容俱是反对国民革命。反对共产主义、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内容，诋毁共产主义是“共产公妻”。通过反复的认真的分析，他们看到，国家主义派是一种祸国殃民的反动的思想体系，“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是集合着一群投机钻营、极端自私、阴险奸诈的人物的政党，《醒狮周报》则是他们的喉舌。他们要除的“国贼”乃是打倒军阀的共产党、国民党左派和一切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势力的进步人士，他们要抗的“强权”乃是企图打倒帝国主义、平等待我的苏俄。

认识明确了以后，罗瑞卿和任启愤、任白戈等进步同学便利用各种场合对国家主义派进行批判和揭露，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因而缩小了国家主义派的活动市场。

1924年以后，南充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共产党派了两个人到南充开展工作：一个是南充人吴季蟠，一个是营山人黄知风。他们

两人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与叶青<sup>①</sup>关系很亲密。吴季蟠、黄知风回南充前，叶青向他们俩介绍了他的兄弟任启愤。

吴季蟠、黄知风以办南充电力公司为名，与任启愤一起商议组建共产党和共青团的组织，在模范街挂出了国民党（左派）南充县党部的招牌，由吴季蟠主持工作，任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黄知风任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任启愤任常务委员。他们一方面发展成员，一方面做军运和学运工作。发展的成员有的算加入国民党（左派），有的算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军运工作也很办出了一些成效，他们把何光烈手下的两个旅长秦汉三和杜伯乾都争取到国民革命的方面来，做了国民党（左派）南充县党部监察委员会的委员。秦汉三还自己捐了些钱，刊印《三民主义》四处散发。他们属下的军队不仅转向支持革命的学生运动，而且在他们内部也开始了进步思想的宣传，为这两个旅后来参加刘伯承等同志领导的顺泸起义打下了思想基础。学运工作已经不仅限于学校本身，还进一步加强了贫民夜校工作，并开始组办了工人夜校，宣传工作逐渐地广泛、深入起来。

1925年，新的教育法颁布以后，军阀何光烈沾名钓誉，为了表示自己也拥护国民革命，为地方办好事，出面组办一所嘉陵高中。请吴玉章来当嘉陵高中的校长，吴玉章正忙于革命，哪里有时间当校长呢？就推荐共产党人童庸生代替他出任校长。不过，吴玉章也到了南充，受邀到各军队、学校四处演讲，宣传国民革命。

在这个期间，罗瑞卿因为母亲病重，参加社会活动少了。另外，学校里国家主义派分子通过各种渠道把罗瑞卿在学校的活动向他的外公鲜锦堂讲了。罗瑞卿在学校里的作为在鲜锦堂看来是不守家训，四处闯祸。鲜锦堂把罗瑞卿几次找来严厉地训斥，又明确地约法，绝对不允许他再参与任何党派，否则，就不继续供他上学。

罗瑞卿不愿再给重病中的母亲增添烦恼，也为了把将读完的中学课程完成，他向外公做了些妥协：答应把更多的精力用到学业上，不

<sup>①</sup> 叶青，原名任启彰，号卓宜。在南充中学毕业后，受张澜先生的接济到法国去勤工俭学，大革命失败时，变节投敌。

加入党派组织。实际上，他在对于革命道路的探求上，比以往更深切，更急迫了。为了摸索一条既学好功课，又参与政治，广泛地向社会做宣传的路子，罗瑞卿在蚕丝班主办了一种刊物——《蚕丝季刊》。他向同学们倡议：我们这个班是南充中学创办以来唯一的蚕丝班，张澜先生所以办这个专业，意在发展丝绸，振兴我国民族工业，我们责无旁贷应当将这一学科广为宣传，以唤起各界的支持和赞同。我们不能无声无息地埋头读书，还要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业，应用于社会。

他的倡议，在班上受到了同学们的拥护，又受到了校长和老师们的赞许和资助。

《蚕丝季刊》是石印本，共出了两期，每期刊登二十多篇文章，除了蚕丝专业方面的文章外，还有评述时事的政论文章。罗瑞卿办学校的校刊时就已经锻炼了组织和编辑能力，此时，他更把这能力提高了一步，除了组稿、编辑，撰写了《发刊词》和一些政治、专业方面的文章，他还跑印刷厂、做校对、出广告、亲手发行。刊物很受欢迎，供不应求，直到库存都售空了，还有许多人登门征求。可是，由于丧母和一系列的纠葛，罗瑞卿顾不上刊物的事，因此，《蚕丝季刊》仅仅出了两期，就停刊了。

在这期间，无论多么忙，罗瑞卿总要赶去听吴玉章的讲演。吴玉章的讲演使罗瑞卿明白了国民革命的许多道理。当他知道任白戈受党派委派到吴玉章身边帮助抄写、整理讲稿时，便托任白戈引见。吴玉章是很愿意接近群众的人，很快便与罗瑞卿单独见了面。

吴玉章已经从任白戈的介绍中知道了罗瑞卿的大概情况，他很喜欢这个性格豪爽的大个子青年，在讲了世界和中国的革命形势以后，又讲到了军事工作和武装斗争的问题，他说：

“……你们的肩上担负着历史的责任，可不能总是‘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天下事’啊！就比方说演戏，书生出场，一步一步慢慢地挪动，咿咿呀呀地唱了一本又一本，半天也说明不了啥子问题，看戏的人觉得没得意思，没了兴趣。可是武生一出场，智勇双全，威武雄壮，刀枪齐下，拳打脚踢，大快人心哟！局面可就大不一样了

……”

吴玉章的话给了罗瑞卿以很深刻的启示，他下决心中学毕业了，便离开南充，投身到革命队伍中去！

北伐军占领了武汉以后，矛头直向吴佩孚、孙传芳。冯玉祥率西北军沿陇海路向河南进击，阎锡山也向平汉线出兵。北洋军阀正在土崩瓦解之中。

四川的各路军阀也迫于形势，停止了多年的混战，纷纷投靠国民革命政府，挂起青天白日旗，改称国民革命军，杨森编为二十军，刘湘为二十一军，赖心辉为二十二军，刘禹九为二十三军，刘文辉为二十四军，邓锡侯为二十八军，田頌尧为二十九军。

全国各地的工农运动正蓬勃发展，革命形势空前地高涨。

为了适应形势发展，培养革命骨干成为急需的工作。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副主任郭沫若派陈维中到重庆，与莲花池省党部组成招生委员会。杨闇公、李筱亭等负责招考事宜。

对于这次招生，组织上有指示，要培养革命的力量，招收共青团员和同情革命的青年学生，无论如何不能让国家主义派等反动分子混入。所以，对于报考人员的政治审查是很严格的，凡属总土地国民党右派省党部的人，一律不许报考，只收莲花池省党部介绍来的人。

任白戈非常支持罗瑞卿投笔从戎报效国民革命的决定，立刻给写了介绍信。为了使罗瑞卿顺利地考取军校，他证明罗瑞卿从在南充时起就参加了革命运动，并加入了国民党，是国民党左派党员。任白戈、王义林心里都很明白：要不是家庭的羁绊，罗瑞卿肯定早就是党、团内的中坚了。罗瑞卿在设立在川东师范的军校招考办公室报名以后，10月24日便在中山中学参加了考试。

考试进行了两天。第一天考语文、数学、理化等中学的一般文化课程。第二天上午考政治，主要考题是三民主义、国民党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内容、世界形势、“五卅”惨案是如何发生的、三大政策是何时制定的、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形势以及地理知识等等。罗瑞卿很顺利地通过了考试，榜上题名，被录取了。这一批从六百多考生

中录取了男生二百多人、女生四十多人。

莲花池省党部把军校已经录取的学生组织起来，配合民众运动，上街去宣传。

民众运动的怒潮深深地激动着罗瑞卿的爱国之心，他怀着对帝国主义的极大仇恨日以继夜地投入到这场运动中去，废寝忘食地参加宣传工作，贴标语、撒传单、街头讲演，他总是抢着干。

可是，这样的正义行动，却不断遭受到国民党右派省党部的捣乱和破坏。在罗瑞卿和同伴们进行宣传的时候，总有一帮子不三不四的人尾随着。你要讲演，他们要么来回冲散听讲的人群，要么就在旁边吹口哨、乱喊尖叫；你散了传单，他们就一拥而上，把传单抢走、揉烂、撕毁；你要贴标语，他们偏要和你争抢地方，千方百计地让你贴不成。

有一次，罗瑞卿刚刚刷好浆糊，正要贴标语，闯过来几个流里流气的人，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一把推开罗瑞卿，踢翻了浆糊桶，又要撕扯标语。罗瑞卿早就恨透了这伙人，见到这情形，再也压抑不住满腔的怒火，抢着刷浆糊的条帚便向流氓们冲了过去，一场短兵相接的格斗就这样展开了。总土地党部和莲花池党部的人纷纷赶来支援自己的一方，双方投入的人越来越多，混战的场面越来越大。同时，从四面八方还涌来了许多的工人、店员、学生。总土地党部的人一看势头不好，唿哨一声，便边骂边退，狼狈地逃跑了。这时，被总土地党部无耻行径激怒的人们，怎能善罢甘休！便穷追不舍，一直打到了总土地省党部门前，一拥而上，干脆把这个投靠帝国主义、反共反革命的巢穴一气给捣毁了。

刘湘此时正在讨好国民革命政府，不好出面为右派说话，也就睁一眼闭一眼地装了糊涂。石青阳的省党部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吃了次大亏。

罗瑞卿在考试中的优秀成绩和在宣传活动中的英勇行为，受到了组织的重视。任伯芳受组织的指派找罗瑞卿谈了加入共青团组织的



事。

任伯芳在南充当店员时就加入了共青团，通过任启愤和任白戈，对罗瑞卿在南充中学时的表现就早有耳闻。在重庆一起投考军校的密切接触，使他对罗瑞卿有了深一步的了解，所以开门见山地问：

“罗瑞卿，你可愿意加入 C·Y？”

听了这样的问话，几年来的经历，一齐都重现在眼前。半晌，罗瑞卿喃喃地，却是十分激动地说：

“我早就想加入，早就该加入了。”

“那么，我们都要矢志为共产主义而献身了。”

“是的！”罗瑞卿抬起头，望着黑夜里的山城，深沉地说：“孙中山先生说得好：今天的革命非学俄国不可。‘以俄为师’，就是要走共产主义的道路。要救中国，只有走这条路。经过几年来的探求，我渐渐地明白了只有共产党才能真正代表中华民族的利益，只有共产党才能真正唤起劳苦大众，才能真正实现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民族独立、民权自由和民生幸福；才能在中国建立起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人吃人的新型的国家。我愿意一生跟随共产党，献身于这个伟大的事业。”

“瑞卿，组织相信你，我也赞成你。”任伯芳紧紧地握着罗瑞卿的手，深情地说。

“谢谢。我绝不辜负你们的期望，我愿象肖楚女讲的那样：人生有如一支燃烧的蜡烛，一生光明。我愿以自己所有的光和热，献给民族的振兴、祖国的新生。”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的罪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作一次最后的斗争！

……

雄壮的歌声从四面八方传来。红旗在阳光下迎风招展，标语遍布大街小巷。佩戴红色袖标的工人、农民昂首阔步、喜气洋洋地走来走